

# 小五义

## 第三十九回 逃难遇难亲姐弟 起誓应誓同胞人

诗曰：

养身不亚似生身，寨主何曾负仆人。  
 姐弟岂知同遇难，家奴反欲逼成亲；  
 竟迷暗室怀中宝，几丧明珠掌上珍。  
 若使未能逢智化，终难重聚乐天伦。

且说武国南、武国北虽系兄弟，是两样心肠。武国北瞧寨主势败，失了小飞云崖口，就知道君山不保，自己会同着哥哥到后寨去劝解，叫夫人逃难。他们两人全没成过家，这一逃难，教他哥哥就把夫人收了，他把小姐占了。就是为这个主意而来。欲先说出，他怕他哥哥不点头。怪不得智爷与钟太保议论，武国北此人万不可用，如今就应了智爷的言语。见了夫人一说，夫人就把一双儿女交与他们。姑娘哪里肯走，总是大了几岁，说：“娘啊！你死在君山，我和你一块死。”姜氏肝胆欲裂，一手拉着钟麟，一手拉着亚男，说：“儿哩女儿，难道说为娘就舍得你们，倘若老天垂念，还有相逢之日，这都是你天伦忠言逆耳，才害得咱们娘儿好苦。你们就跟随你武大哥、武二哥逃难去吧。国南、国北，我就把我这一对儿女交与你们了。”国南说：“夫人请放宽心。”说着话双膝点地，对天盟誓：“过往神祇在上，保着我家公子、小姐逃难，如改变心肠，天诛地灭。”还叫国北

起誓：“不管夫人怎样，咱们先明明心。”国北说：“哥哥你起了就得了，还教我起誓。”武国北无奈，跪在地上说：“过往神祇在上，保着我家公子、小姐逃难，如欲改变心肠，我哥哥怎么样我也怎么样。”武国南说：“不象话，你个人单起你的誓。”武国北说：“我若改变心肠，教我死后肝花肠子教狼吃了。”武国南说：“不成。没有那么起誓的，重新另起。”夫人说：“不必了。”外面把红沙马备好，包袱细软之物一切全系在马上。国南劝解：“夫人不必挂心。”武国北搀着小姐，武国南背着钟麟，一出门，犹如送殡的一样，就哭起来了。小姐上马，武国南背着钟麟，武国北拉着红沙马，出了后寨门，把门人俱都醉倒。慢慢过了摩云岭，绕过白云涧，到了蓼花岗，由西往下就是蓼花滩。国北叫：“哥哥，咱们往哪里走？”武国南说：“咱们走蓼花岗，那滩中不好走，净荆条绊人。”走着路，武国北问哥哥：“圣人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也不想成家了吧，我怎么样呢？”武国南说：“我这岁数还成什么家！你是你了，以后给你说上门亲事，接续香烟。”国北说：“那得多久！”国南说：“到了岳州府，若寨主大势不好，给小姐择婿，必定门当户对。把小姐事情办完，再给你说亲。”国北说：“与其那么着，省件事好不好？也不用给小姐择婿，也不用给我说亲；小姐也出了阁了，我也成了家。这目前就是顶好的一件事。”国南说：“你也得说着，才能成家哪。”国北说：“把小姐给我。”国南一听说：“好天杀的！你还要说些什么。”国北说：“哥哥，我试探试探你呀！你要顺着我说，我就把你杀了。”国南说：“你说这句话虽系试探我，就损寿二十年。”钟麟说：“武大哥，我害怕。”国南一回头，黑忽忽的

万丈深潭，令人可怕，说道：“少主人，闭着点眼睛吧，过了这点窄狭的道路就好了。”话言未了，就听见“嘣”的一声，那武国北一脚踹在国南的腿上，一歪身，“哎哟哟”一声，连国南带公子就坠下深潭去了。姑娘一见国北的光景，也要蹿下潭去，早被恶贼一把扭住，想动不能，拉着马扑奔正北而去。暂且不表。

列位，这一段定君山，本是极大的个节目，不能略草而已，事情也多，头绪也乱，必得说个清清楚楚的。事情虽多，就在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三日全完，时候不许说差，请看书的众公留心细记。但是说书的一张嘴，难说两家话。

单提的是智化中镖滚下山来，大众枪刀乱扎乱砍，早教金枪将于义一把手拦住，说：“把他绑起来，解往承运殿。”正要追赶寨主，火光冲天，杀声震耳，人家救兵到了。眼瞅着小五寨人陆续败回，连祝英俱到，说：“不用赶了，教人接迎到水面船上去了。”一个个面面相觑，意欲打水寨追赶。明知他们会凿船底，慢慢再作计较。于义、祝英等人聚会承运殿，吩咐把智化绑上来。

不多时智化进承运殿，一阵哈哈狂笑，面上并无惧色。大众一瞧，见了罪之魁、恶之首，各各咬牙，人人愤恨，俱找兵器要将智爷乱刀分尸。智爷又是嗤嗤地冷笑。若是净糊涂人，智爷就死了。可巧有明白人，偏要问问。那愚人说：“可别让他说话呀！他能花言巧语。”于义说：“让他有话说完，难道还把他放了不成！姓智的，你乐什么？”智爷说：“我乐的是，你们大众空有这些人，连一个有能耐的也没有，全是些衣冠禽兽。我们虽把寨主盗出君山，可不是有意杀害寨主。劝寨主改邪归正，作大宋的官，梦稳身安，可得

有我的三寸舌在。不料我今被捉，可不是我怕死，我怕死还不敢诈降呢！纵然一死，落个千古声名，就拿姓智的到得君山，准占几个好字，占的是勇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”于义大笑说：“你是人面兽心。这几个字你连半个也不能沾。”智爷说道：“我身无寸铁，你们君山是国家一大患，我定了君山，先占个‘忠’字。君山如铜墙铁壁一样，万马千军到此，破不了君山，我们八个人把君山破了，可占个‘勇’字。自我姓智的到山，无论寨主、喽兵、头目犯罪，我去讲情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占个‘仁’字。用酒将尔等灌醉，俱都杀死，岂不省事，可咱连一名喽兵不伤，我占个‘义’字。难道说，我们不会四下里放火，叫你首尾不能相顾，出去岂不省事？不放火烧山，占个‘礼’字。种种的主意，条条的计策，我全把寨主哄信，占个‘智’字。当初结拜说过，有官同作，寨主帮着王府作反，我不忍坐观成败，我劝他归降大宋，我占个‘信’字。我把六个字占全，交友之心大略如此。尔今见大寨主被捉，倒遂了你们的心愿，或者轮流作寨主，或是抓阉儿作寨主。寨主刚一被捉，你们就改变心肠。按说寨主多大，夫人多大，我今被捉就没一个人问问夫人去，是杀是刚，你们就私自作主。我笑的就是这个。”说毕又笑。浑人说：“杀了吧。”于义、谢宽说：“不可，他讲的有理。”就命谢充、谢勇解到后寨见夫人，教杀就杀，教放可别放，仍把他解回承运殿，也是剁了他。

说毕，解智爷至后寨，叫出婆子，言明此事。婆子进去，少时出来说：“夫人要见他哪！你们这等着吧，要教刚，我们也会做活儿。”

将智爷往里一推，拍的拍，拧的拧，骂的骂，推的推。

到了里边，面见夫人端然正坐，智爷便双膝跪倒说：“嫂嫂，小弟智化与你老人家叩头。”夫人不看智爷，低着头说：“智五弟，今天你哥哥的生日，不在前庭饮酒，面见为嫂有什么事情？”智爷瞧这个景况，羞得面红过耳，说：“嫂嫂不必明知故问了，小弟惭愧无地。”夫人一抬头，问：“五弟为什么倒绑着二臂？”智爷就将怎样诈降，为救展南侠，弟兄结拜，盗钟寨主出山，一五一十细说一遍。夫人问：“寨主本领比你如何？”智爷说：“我哥哥如天边皓月，我如灯火之光。”夫人问：“君山坚固不坚固？”智爷说：“如铜墙铁壁。”夫人说：“国家伐兵，一时破得了君山破不了？”智爷说：“千军万马一时也不能就破此君山。”夫人说：“却由你们几个人把君山破了，把寨主拿了，一者是大宋之福，二来你们都是佛使天差，个个不凡。你今被捉，我一句话，你就是碎尸万段，我何苦逆天行事！总怨寨主爷不好，我苦苦相劝，忠言逆耳，总是个定数。来呀，你们把智五爷的绑松了。”婆子丫环说：“智五爷的绑松不得，他是仇人，杀了他给寨主爷报仇。”夫人说：“你们那知道！松绑。”婆子无奈；才把智爷绑解开。夫人说：“五弟，我放你出山，等着你寨主刚的时节，预备一口薄木棺椁，将你寨主哥哥的骸成殓起来，就算尽了你们结拜的义气了。”智化说：“嫂嫂可别行拙志，三五日必见佳音。”夫人说：“五弟，你出去吧！”智爷说：“哎呀，嫂嫂，我那一对侄男女哪里去了？”夫人说：“国南、国北带着他们逃难去了。”将要往那里去，婆子把嘴一按，说：“可别说了，他是要斩草除根。你别损了，留点德行吧。”智爷说：“国北非系好人，我侄女倘有差错，那还了得！”夫人说：“凭他们的造

化吧。五弟，快些出山去吧。”

婆子往外一推，智爷无奈出来，不敢往前去，由西越墙而出，他一瘸一点出后寨门，过摩云岭，绕白云涧，走蓼花岗。听见钟麟喊叫智五叔。天色微明，这就到了十六了。智爷往下一看，黑暗暗的深潭。钟麟叫：“智五叔。”智爷答应道：“侄男不必惊慌，你五叔来了。”

你道万丈深潭，钟麟为何没死？皆因是主仆往下一扑，离着三二丈深，由山石缝儿里长出一棵松树，年深日远，上面的松枝蟠得顶大，上边又有几棵藤萝，历中间把松枝蟠成一个大饼子相仿。主仆坠落在上面。主仆苏醒过来半天了，国南劝解公子不要害怕，骂道：“国北天杀的，真狠！”钟麟说：“不好下去。”国南说：“天亮有打柴的，就把咱们系下去了。”钟麟说：“有我五叔到，就救了咱们了。”国南说：“别叫他，不要他来。”公子偏叫。智爷看见又惊又喜，问了他们的缘故，国南无奈，就把以往从前说了一遍。智爷想了一个主意，复返回到蓼花岗的南头，下蓼花滩走到树下，教国南把刀扔下来，拿着刀，把葛条砍掉无数，接在一处，盘了一盘拉着了，从蓼花岗扔将下来，将钟麟的腰拴上，往下放。公子脚沾实地，叫他解开；复又拉将上来，将国南腰拴好放下。智爷问：“把你们系将下去，你们投奔何方？”国南说：“上岳州府。”智爷叫他们上晨起望，到路、鲁家中去。国南应允。智爷说：“你要不去，你可得起誓。”国南狠着心起誓：“我要不去，教我淹死，上吊死，这还不行吗？”智爷方肯把他放下去，扔了葛条，提刀奔赴正北。不到三里路，看见小松树上捆着小姐，国北提刀威吓，拴着红沙马。智爷蹿入树林，一刀正中国北胸膛，杀死了恶奴，

救小姐回晨起望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 摇甘婆药酒害艾虎 智化苦口劝钟雄

诗曰：

青龙华盖及蓬星，明星地户太阳临。  
天岳天门天牢固，阴阳孤宿合天庭。  
十二辰宫真有芋，凡事依之验如神。  
行兵能知其中妙，一箭天山定太平。

且说国北丧了良心，将哥哥踢下山去，拉马到小树林，拴马，捆小姐，拿刀威逼小姐从他。小姐大骂。智爷一到看见，杀了国北，解开小姐，百般的劝解、安慰，哄着她上马，直奔晨起望来了。他们走后，来了只饿狼，把国北肝花肠肚吃净才走。这就是起誓应誓。慢说是他，连国南还得应誓。

国南到了蓼花滩，解开葛条，背起公子，天已大亮。一想着奔晨起望，活话地送了公子性命。不怕自己应了誓，也是投奔岳州府。走到午饭时候，公子嚷饿，哄着他说：“出了山，就有卖吃的了。”冬令的时节，天气甚短，整走了一天，日落方才出山。

走不到半里，一道长河拦路。那边来了一只小船，国南说：“船家渡我们到西岸。”船家说：“你们要上哪里去？”国南说：“要上岳州府。”船家说：“我们是岳州府船，索性带你们上岳州府。”问：“船价多少？”船家说：“无非带脚，

你看着给吧。”靠岸上船，将钟麟放在舱内。由后舱出来一大汉，九尺身躯，短裤袄，蹬着双大草鞋，脸生横肉，到前头问公子：“叫什么？把帽子给我吧。”抓了帽子，直奔船头。公子一哭，国南说：“没有这样逗孩子的。”随即爬出船舱，要奔船头，早受了一锹，扑通一声，打下水去。自己喝了一口水，水势又猛，被浪头打出多远。好容易这才上来，通身是水，也看不见船只，也找不着公子。冬天的景况，冷风一吹，飘飘摇摇雪花飞下来了。那位就说了，下雪怎么河还不冻呀，这是南边地方，雪倒可以下一半点，河可不冻。

国南一见身逢绝地，前边有一树林，就把带子解将下来，搭在树上，系了个扣儿，泪汪汪叫了两声苍天，把脖子往上一套。眼前一黑，渺渺茫茫。少刻又觉苏醒，依然坐在地上。旁边站定一人，青衣小帽，四十多岁，问道：“你为何上吊？”国南又不敢说真话，只说：“我活不得了。”那人问：“你上吊，我救下你来。你有何事？说出来，万一能管，我就管管；不能，你再死。”国南说：“我带着我家少主人上岳州府，上船后叫水手将我打下水去，失去我家少爷，我焉能活着！”那人说：“是两个水手，一高一矮？”国南说：“对了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姓胡，排七，在酸枣坡开酒铺。跟我上铺子，我有主意。”国南听了欢喜，拿了带子，拧了拧衣服的水。胡七问：“贵姓？”回说：“姓武，排大。”随到了酒铺。有个伙计让至柜房。胡七拿出衣服与他穿上，暖了些酒，叫国南吃。

将要上门，进来一人问：“可卖酒？”回说：“卖酒。”落座要酒。来者是艾虎，在茱花村听见信，冬至月十五日定

君山，自己偷跑来的。到此已经十六日了，又下起雪来。要喝酒，入铺内把酒摆上，自己吃用，忽听里面说：“得慢慢的办，谁敢得罪他？”艾爷就知必是恶霸，自奔到屋中，问：“什么事？要有恶人，你们怕我不怕，我可爱管闲事。”胡七说：“这位行了。”国南要与艾虎叩头，艾虎拦住。武国南将丢公子的事说一遍。艾虎问：“掌柜的，你可知道？”胡七说：“有八成是他们。”艾爷说：“你说吧，不是也无妨。”胡七说：“他们二人一个叫狼讨儿，一个叫车云，是把兄弟。狼讨儿有个妻子，是赵氏，暗与车云私通。二人摆渡为生，忽穷忽阔。武大哥所说就是他们。住在狼窝屯。”艾虎说：“我酒也不喝了。我同武大哥上狼窝屯。”给了酒钱，同武国南出来。胡七同着到了摆渡口，说：“由此往西，他们住村外路北。”胡七回去了。

雪也住了。到了村外，看见墙内屋中灯光射出。艾虎教国南外等，进去不少时刻方才出来，拿着公子的衣服、头巾，与国南看。国南问了缘故，小爷说：“我到里面杀了奸夫淫妇的性命，就是车云、赵氏；狼讨儿背着你家公子上岳州府卖去了，把衣服留下。剩这两个狗男女，议论要害亲夫，教我遇上，杀了男的，问明女的，也就杀了，放了把火。咱们去吧，上岳州找去。”国南拿着衣服，又要叩头，艾爷不许，直奔西南。

走有二里路，国南说：“有了！”艾爷问：“哪里？”国南看这脚印是他，艾爷问：“因何看得准？”国南说：“他穿的是大草靴。”艾爷乐了，顺印儿找下来了。走着国南才问艾虎的姓。艾虎告诉他姓艾。他们找到一个门首，脚印没有了，细看进去了。院里挂着灯笼。艾爷问：“武大哥，这墙

上是什么字？”国南说：“婆婆店。”

艾爷上前打店，里面婆子出来，开门进去，问：“三位客官住西屋两间如何？”艾爷说：“好。”将到院内，就听东屋内人说：“我找我武大哥。”国南一听着急，便拉了艾爷一下，说：“艾恩公，听见没有？”艾虎说：“你别管，有我哪！”婆子问：“你们做什么？拉拉扯扯的。”小爷说：“你别管，说我们的话哪。”来到西屋，国南出房外，听东屋的公子说什么。艾爷叫点上灯，问：“妈妈贵姓？”婆子说：“姓甘。”艾爷说：“原来是干妈。哟，你是谁的干妈？”甘婆说：“你愿意叫我干妈？”艾爷说：“你那岁数，我叫你干妈不要紧。”婆子说：“那可不敢当，客官贵姓？”艾爷说：“我姓艾，叫艾虎。”婆子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艾爷又说：“我叫艾虎哇，你再问，我本叫艾虎么！”婆子想：其间有同名同姓的。又问：“你在哪里住？”艾虎说：“卧虎沟。”婆子一听，眼都气直，气哼哼地问：“你们一沟有多少艾虎？”艾虎也是气，回答说：“一沟都是艾虎。”婆子明知是买她的便宜，假充他们姑爷，问道：“客官用酒饭吧？”艾虎说：“拿去。”婆子出去，国南进来。国南说：“恩公，那屋里打我们的公子哪。”艾爷一听，钟麟说：“找我武大哥。”只听一人回答：“要找也得明天。哭我就打。”遂将孩子叭叭地乱打，孩子直哭。婆子问：“你打这孩子是谁？”回答：“是我儿子。”婆子又问：“他武大哥哪？”回答：“是我大小子。”艾虎说：“武大哥，他说你是他大儿子。”国南说：“他是我重孙子。”婆子进来，摆上酒菜，复又出去。说：“你别在这里管孩子，你一打，他一哭，人家还睡什么觉哇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们走。”婆子说：“正好，我给你们开门

去。”国南说：“他们要走。”艾虎说：“走了才好哪！你在这等着，我追他们去。”听着婆子给他们开门，等他们出去，又关上了门，读读念念往后去了。

艾虎出院子，一拧身蹿出墙外，跟下狼讨儿来了。过了一箭之地，前头有道山沟。他见着狼讨儿，搁下公子，过去一刀就结束了狼讨儿性命，尸首扔在山沟。艾虎背着公子，说：“我带着找你武大哥去。”回到店外，蹿过墙去，进了屋中，一看武国南倒于地上，口漾白沫。艾虎将钟麟放下说：“你看这不是武大哥？”钟麟说：“是我武大哥，睡着了。”艾虎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公子说：“我叫钟麟。”艾虎说：“这是你的使唤人么？”回答：“是我们家人武大哥。”艾虎说：“你们哪住！”答道：“我们在君山，我父亲叫飞叉太保，着人家拿了。我跟着我武大哥逃难哪！”艾虎暗暗欢喜，说：“你武大哥受了蒙汗药了。这是贼店。我把她拿了，交在当官。”公子说：“我懂，贼店害人。”艾虎说：“我拿他们。你可别言语，在这边躲着，小心着他们杀了你。”于是又把国南拉开，为的是地下宽阔好动手。艾虎往当地一蹲，单等人来。妈妈进来，艾虎往当地一趴。妈妈过来一看，说：“这你就不叫艾虎了吧！”

这个字没说出来，腿腕子早叫艾虎抓住，往怀中一带，婆子趴伏于地。艾虎起来骑上，扬拳便打，嘣嘣嘣撞牛似的声音一般。婆婆嚷道：“姑娘快来。”兰娘进来，艾虎见她短打扮，绢帕罩住乌云，便左手一晃，右手就是一拳。艾虎并没起来，还是骑着婆子，伸手一刁兰娘的腕子，刁住了腕子，一挠肘关节，往怀里一带。兰娘往怀里一夺，被艾虎往外一耸，摔倒在地，鲤鱼打挺，飞起来就是一腿。艾虎单手

一扬，就把兰娘腿腕用手钩住，往起一挂，兰娘复又摔倒，爬起来往外就跑。婆子苦苦央求，艾虎方才起来。

妈妈说：“我们有眼如盲。你要不假充我们的亲戚，我们也不能这样。”艾虎说：“你们亲戚是谁？”婆子说：“卧虎沟艾虎是我们姑老爷。”艾虎一笑说：“怨不得哪！你见过你们姑爷没有？”婆子说：“怎么没见过哪，长得雪白粉嫩。”艾虎说：“冤苦我了。有媒人没有？”婆子说：“有蒋四老爷。”小爷说：“啊！我四叔哇，这就好了，你只管打听，卧虎沟艾虎没两个。外号人称小义士。北侠是我义父，智化是我师傅，错了我输脑袋。”婆子听了一怔，暗道：要是真的，比那个还好，结实足壮，本领强多。但这时难论真假，见了蒋四老爷再说。艾爷说：“我们这个人如何？”婆子说：“容易。”随取了水来灌了国南。小爷叫取些好酒来用，妈妈去取。国南问公子的事。艾虎叫公子过来。公子见了国南，一扑大哭，连国南也都哭了。国南收泪与艾虎道劳。婆子拿了酒来一看，惊问：“孩子因何在这里？”艾爷告诉了一遍，婆子方才明白，与公子穿了衣服。钟麟就将已往从前说了一遍。大家一同饮酒。

次日起身，婆子饭店钱一概不要，有话见蒋四爷再说。这就到了十七日了。国南说：“艾恩公，咱们要分手了。”艾虎说：“上哪里去？”国南说：“我们上岳州府。”艾虎说：“你陪着我多绕两步吧，上晨起望。”国南说：“就是不上晨起望。”艾虎说：“不去不行，我奉我师傅、义父之命，特意请你们来了。”国南说：“你师父、义父是谁？”艾虎说：“北侠是我义父，智化是我师傅。”国南一听：“哎哟！害苦了我了。”艾虎说：“要去，你背着公子；你要不去，我把

你杀了，我背着公子。”国南说：“这是我们主仆命该如此，跟我们寨主，大家死在一处就是了。”言毕，一同起身。

再说展南侠大众，出君山上船。大家给展爷道惊道喜。蒋爷一点人数，少了个智化，谁也不知。唯独柳青说：“上小飞云崖口听见哎哟一声，大概是被捉了。”展爷要回君山去救智爷，被蒋爷拦住。遂说：“他和我只要嘴能动，就死不了，不必挂心。”晨起望助威的人，由旱路而归，弃船登岸，背钟雄至路、鲁家中。到了次日申牌时候，智爷到。大家迎接进去，道惊道喜。智爷将小姐搀下马来，把马拴在院内，把小姐带着，看看沙龙、南侠、北侠等。智爷问：“她天伦现在哪里？”沙龙说：“现在西屋内，吃醉了酒，在那里睡。”智爷明知，带着姑娘去看看。启帘来到屋中，姑娘一看，天伦躺卧一张床上。姑娘眼含着痛泪，叫道：“天伦。”叫了两声不答应，就要放声大哭。智爷劝住说：“你还不知道，你天伦那酒性，喝醉就睡觉，一叫他就打人。等他醒来了再见吧。”叫路爷带姑娘到后边见路鲁氏，让鲁氏劝解劝解，姑娘往后边去，不提。

大众到上房落座，智爷就把自己被捉的一番经过说了一遍。问：“武国南可曾来到？”大众说：“没来。”智爷说：“他不来可不好办。”蒋爷说：“等一日半日不来，我有主意。”

到了十七日晌午时，有人进来说：“外面有个叫艾虎的来找众位爷们呢。”智爷说：“教他进来。”不多一时，艾虎带武国南、公子一齐到屋中。艾虎给大众行礼，徒弟史云给他行礼。武国南把公子放下，与大众行礼。智爷说：“你今天才到，应了誓没有？”国南说：“全应到了，活该死在这

里。”智爷随即说：“叫路爷带公子到后边兄弟相见，也叫国南到后边去。”进来众人，将钟雄搭至庭房，起了迷魂药饼，后脊背拍了三掌，迎面吹了一口冷气，钟雄悠悠气转。他睁眼一看，七长八短，高矮不等，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仍是问智化：“贤弟，这是怎么个缘故？”智爷双膝跪倒，就把已往从前诈降救南侠，结拜弟兄，暗往里诱人，过生日无令，灌醉寨主、喽兵，用熏香盗寨主，自己被捉，夫人释放，误走蓼花岗，救钟麟、武国南，杀武国北救小姐，武国南落水丢公子，国南上吊遇胡七解救，艾虎捉奸，娃娃谷杀狼讨儿，这些事细说了一遍。“哥哥，你在梦中。大宋洪福齐天，王爷如何能成其大事？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大势一坏，玉石皆焚。小弟等不忍坐观成败。你若降了大宋，是小弟等的万幸；你若不降，小弟等一头碰死在你这前面，尽了交朋友义气，以后任凭你自为，我们口眼一闭，大事全不管了。”旁边连小姐、公子同说：“爹爹降了吧。”

欲知钟雄是否投降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一回 寨主回山重整军务 英雄听劝骨肉团圆

且说钟雄听智爷滔滔不断的言语，这才知道三天的工夫，连儿带女受了无限的苦处，寨中也是大乱。这时，要是自己一人在山，万不至如此，自己回头一想，如同一场春梦，糊糊涂涂的。难得智贤弟这般诚实，大众全跪下，异口同声劝降。钟雄说：“贤弟，你为我可不是容易，心机使碎，昼夜的勤劳，可见你是钟氏门中大大的恩人了。头一件，祖先坟茔保守住了，祖父尸骨不能抛弃于外；二一件，大宋的洪福齐天，君山一破，玉石皆焚；第三件，救了你这一对侄男女。他们本是绝处逢生，多蒙贤弟，保住钟氏门中一条根苗，钟雄铭刻肺腑，永不敢忘。”随说着话，钟雄早已跪下了，说：“众位老爷们，也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我一介草民，叛君反国，身居大寨，已该万死，万死犹轻，如今众位必是看在我智贤弟的分上，不肯将我凌迟处死，怎么反与我罪人行礼，我如何担当得起！我今降了大宋，倘若口是心非，必死在乱刀之下。”大众异口同声说：“言重了！”大家同起，哈哈一笑。蒋四爷说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

智爷说：“给你们见见，这是蒋四老爷。这是我盟兄。”对施一礼。钟雄说：“多蒙大人恩施格外。”蒋爷说：“有过能改，就是英雄。”所有没见过者，挨次都给见过一回。武